

组诗

# 中秋的月亮

■犁夫

中秋情思

明月的辉光  
加重了我的思量  
那样的一个圆  
为什么总是我的盼望  
家啊  
这团圆之夜的温馨  
弥漫到天涯  
依旧散发着芳香

故人远去  
但心中却把往事收藏  
借着明月  
把发霉的心事晾一晾  
还是举杯吧  
醉在梦乡  
秋夜的月华  
悄悄给我披上衣裳  
天渐渐地冷了  
我不知道我的惦记  
是否被一轮明月  
捎给了诗和远方

银河  
泛着月光的波浪  
久别  
只能凭栏寄语  
思念  
只能隔梦相望  
幸福真如这皎洁的明月  
为什么总是把团聚  
挂在天上  
夜色正浓  
我心彷徨  
桂香飘散着我淡淡的忧伤

团圆一刻  
月夜空明在水一方  
亲人啊  
万里离愁乡音长  
明月照乾坤  
中秋思过往  
那个月饼  
留一半等你  
另一半陪我  
把它当成团圆的暗号  
让明月对上

中秋的月亮

把圆月的向往  
都挂在天上  
掰开月饼  
便是一地月光  
在八月的荒草里  
一枚秋菊  
正绽放思念的芬芳

托付秋阳  
把惦记的光芒  
捎给远方  
一遍又一遍的揉  
面粉般的心思  
和五仁般的眷恋  
都塞满月亮

听见蝉的耳语  
嘈杂的夏天  
便落上一层白霜  
此刻  
已把金龟子的细语  
丢在瓜棚柳巷

寻觅和仰望  
有两颗璀璨的星星  
正朝我凝望  
月饼  
还藏在以前的柜子里  
星星上  
坐着回家看我的爹娘

我的生日  
爹娘还没有遗忘  
蝉鸣捎来中秋的问候  
一声声喊着地久天长  
吹灭蜡烛  
我今生的许愿  
已经被萤火虫——点亮

中秋返程

没有剥完的玉米  
还有半垄  
场院里的碌碡  
孤独地守着剩下的风景

老屋的咳嗽  
推醒了熟睡的黎明  
把惦记装进提包  
桌上还躺着半块月饼

挂在墙上的镰刀  
还在收割汗水  
生锈的犁杖  
默不作声

昨天的欢笑  
都留在了地里  
梦里还撞着  
硬硬的山风

失眠了  
被嘱咐反复揉搓  
装在心里的话  
被火炮炮得生疼

中秋返城  
后备箱挤满了惦记  
车厢外面  
还缠着唠唠叨叨的叮咛

挥手  
作别不了山风的留恋  
挥手  
抹不去梦吃的笑容

不敢回首  
身后是大山的期待  
闭上眼睛  
遍地是黄天厚土的背影

散文

# 那一抹青影

■柴树果

“岁月无语，惟石能言。”说起塞北克什克腾旗悠远印记的古岩画，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让生存并行走其间的我们，可以恣意浏览散落在其境内“两河一湖”流域的古岩画，即百岔河流域，西拉沐沦河流域，达里诺尔湖畔（砬子山）。那些刻在岩石上硬朗神秘的画符，充满画意诗情，无言勾勒着山水家园的经纬，亘古文明的脉络。

初次与古岩画结缘，是在而立之年后的刚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在一次下乡采访途中偶然遇见。当乘坐的汽车从山路盘旋而下，驶出S弯进入大川的一瞬间，有人向车窗外屈指一指：看岩画！我闻声转眸一瞥，在路旁不远处突兀光滑的石壁上，朦胧可见一抹斑驳的青影。

与一幅岩画不期而遇，如邂逅一个人，一段过往，一段艳遇……最美的遇见便是生命中的一眼千年，最久的告白就是相遇后的难以释怀。

地处蒙古高原和热北山地交界的“两河”流域，山高谷深，峰岩陡峭，绵延纵横百余公里，俗称“百里画廊”。起初，我一直不解为什么古人喜欢在岩石上作画，接触多了，我方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悟出为什么岩画被后人称为无字的史书……想象在远古人类四大发明前，纸张砚墨尚未问世，先民们便把日常情动于心的见闻刻画在岩石上，向壁抒怀咏志，素以凿、刻、琢、磨等粗犷古朴的手法在岩石上演绎出游牧、狩猎、舞蹈、宗教信仰、图腾崇拜、自然风光等生产生活场景。乍看画面笔法稚嫩，投色简单，似初拿画笔的幼童，让人忍俊不禁但又失朴拙之美。其间，先民们的生命得以充分地、美妙地显现，线条、动感化为了跃然于画面的气韵，化为了淋漓到画外的神采。古人言，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其实，一方环境成就一方风情。“两河”流域的古岩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横空出世了数千年。

“亿万斯年暗哑的岩石，一经与人类对话，便开始了生命”。以万合永广义岩画为例，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可从中窥探克什克腾古岩画的端倪。这不是一般寻常的岩画。当你莅临远眺近观，青峦怀抱之中，有一岩突兀，高约5米，岩石周围虽有多处风裂，岩壁却光滑如切，宛如两扇洞开的石扉。上面刻有大小不一的奔鹿，雄鹿头顶着两蓬高昂的鹿角，将雌鹿掩拥在身前，相互或对视或嬉戏。其间，两个骑马牧鹿人，两只猎狗，似在追逐围拢，画面线条流畅，轮廓清晰，造型逼真，形态各有样貌。反映了远古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陕西一位考古学家在观摩后说，考察中国北方岩画，不来广义算缺失，不到广义不算完美收官。故此，广义岩画有塞北岩画第一图之说。

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展览馆。出于喜欢欣赏古岩画，也是职业的便利，我常常流连于山水之间，走到哪儿听说有岩画，几乎从不错过，总要实地踏寻浏览一番。有一年下乡去万合永，我借工作闲暇穿山跨岭川涧，踏访了几处岩画遗址。那天顺着我熟悉的山间石路，再次来到了广义，静静伫立岩画前，用手轻抚着画面，两侧的岩石边沿虽有风裂，但却极富立体感，趣味盎然，透着随意和亲切。正当我陷入揣度和遐想，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位年近古稀的牧羊人，身着青裤短衫，面庞黝黑，肩上搭着羊鞭，手里握着一把羊铲，正笑吟吟地朝我走来。我立即上前向老人问候，老人善言谈，语知天文地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来由，没等我发问，就就着身前的岩画和我交谈起来。想不到这次邂逅，我竟然听到了一则近似神话般的传说。

老人说，很古以前，这里卧着一块硕大的褐青色顽石，斗转星移，可从来没人知道它在此存留了多少年。传说，有一年盛夏正午，突然，天上黑云滚动，电闪雷鸣，紧接着“咔嚓”一声霹雳，大地却为之震颤。过后，人们惊现，顽石被奇迹般劈开，两片光滑如镜的石面上各呈现出亮丽的鹿影。更为神奇的是亘古天地造物，两方鹿影图竟和大山融成一体，如镶嵌在天地间的丹青。老人向前走了两步，特意用手指着说，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幅岩画，它与时空同在，与日月同辉。



金秋乐章！大坝梁农田摄影 赵国君

散文

# 胸藏文墨虚若谷(上)

■郭久良

对春的感悟：“虔诚地热爱光阴，静守流年风景，细数时光的点滴，总有一角可以安放心灵，好风景依旧在路上。”

看作者笔下的冬雪：“北方的雪是漫无边际的，它掩埋了轻浮，掩埋了肮脏，这个世界在冬天里变得分明、干净。”

如此等等，一串串文字在作者笔下流淌出美妙的画面，凝练成荡气回肠感悟读者的诗行。世界有千般模样，生命有万般姿态，要想把这些风景逼真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而非易事。谁说文人穷酸？依我看这些话都值金子！

作者注重细节的描写，画龙点睛，恰如其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畅快淋漓之感。散文中描写五台山，描写包头古城等等，轻轻松松地把读者带入那些中外驰名的画卷中，跟随作者富有诗意的笔调中揽胜。

作者描写曹州牡丹，南海湿地公园，草原盐湖，奔流不息的多伦河等等，每处风景都描述的真真切切、栩栩如生，让我们真实地领略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四季景致。又如，描写老毡铺，很自然地把读者带进老毡铺的手工作坊，领略了毡匠师傅如何将羊毛变成毡子的全过程。

作者的又一个写作手法：书写生活，书写社会，写小不写大，抓住细节，细致描写，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此写作手法与技巧，实令读者叹服。

二，人间挚爱是母亲 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高尚、最温暖的名词。我们每个人对母亲的解读都是发自内心的、充斥血泪的赞美。天下母亲的付出都是血泪而无私的，天下文人写母亲的诗文有多少，恐怕无人说得清。就连那位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终生唯一的一首诗《祝母寿诗》也是写给母亲的：“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的恩情是我们每个人终生竭力回报也难报答的憾事。袁清良先生通过一个小事、一个细节母亲的顶针儿，来歌颂母亲的心酸和伟大。妈妈的顶针儿，这选题真好。顶针儿，我们有些年齿的人都知道，年长女人们，就是戴着顶针儿过来的。这是女人做针线活必备的小物件。这物件通体小坑儿，坑儿的大小刚好容下一根针的屁股。做针线活的女人们把它戴在中指上，目的是用力顶着针屁股扎透她们所缝制的衣物。这是那个时代女人们通用的手上饰品，它是勤劳心酸的象征。那时节我们每个人都有围在母亲身边，看母亲在昏黄的小油灯下给她的孩子和丈夫缝补衣服、鞋袜的情景。有时所缝制的东西太厚，用力过大，顶针儿质量又不好时，便顶透了顶针儿，将手指扎出了血，而母亲摘下顶针儿，往黄土地上甩一甩顶针儿眼儿涌出的血珠，

然后再戴上继续她手里的活。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重复着这些辛劳的工作：纳鞋底儿、做鞋帮、绣花、扣云子、缝补烂鞋。这样的日子，母亲不知经历多少个一天又一天、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锥子或针尖儿扎得不痛快了，母亲便往头皮上蹭几下。久而久之，母亲的手指弯了，胳膊弯了，腰背弯了，眼睛昏花了。母亲无怨无悔。直到有一天，供销社卖那种塑料鞋底子，解放了不少母亲纳大底子的繁重劳动，可是买一双这样的鞋底子要一块钱或十个鸡蛋来换。

我读了袁清良先生这篇小文儿，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我在母亲身边看母亲在油灯下缝补破衣服，我给母亲读故事书听的场景。我真的好想给母亲再读五千年。可是……

后来国家出了缝纫机，解脱了女人们手里的针线活，可那年月能买得起缝纫机的人家少之又少，除非有钱人家娶媳妇儿，通过各种关系搞到一台缝纫机供应票，才可买回一台缝纫机。摆在家里，绝对是彰显富贵的高档摆设。

作者写到，他曾发誓要为母亲买一台缝纫机，当他有能力买缝纫机的时候，母亲已经……怎不让人痛彻心扉。

作者写到，他曾发誓要为母亲买一台缝纫机，当他有能力买缝纫机的时候，母亲已经……怎不让人痛彻心扉。

……说说话间，空中飘来蒙蒙细雨，不一会儿又雨过天晴。浸润过雨水的岩画像涂了一层青釉，画面线条愈加润泽亮透。尤其让人欣喜的是，整体的画面活了，冷漠的岩石倏然间有了性灵，有了温度，甚至有了呼吸的节奏，好一幅静谧而生动的北疆美景图。

多年以来，我每每想起那段传说，就为老人的奇思讶然，宏渺的时间，悠远的空间，尽在寥寥的数语之间。其实，古人对岩画也早有赞美。公元前5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这样描述：“岩石之上自然有纹，皆为虎马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谓之画石山也。”

纵看我国古岩画，它集中分布在北方五省区，尤以内蒙古阴山岩画为代表，克什克腾岩画的面积和数量虽不能与之相匹，但绘画技巧独有其韵，可与曼德拉山岩画媲美。涉及题材多样，人物像、动物像、符号、天体星像、山川日月等，其中多为动物岩画。最具代表的是鹿，可以断想，远古时期这一地区是以鹿为图腾的部族。用画笔记生活见闻，历来被古今画师们所热衷。据考证，克什克腾岩画为多个民族在不同时期所作，创作年代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最晚至南北朝时期，文化传承历史约6000年，窥一斑而知全豹。古岩画为后人了解北方人类不同时期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带着对远古岩画的眷顾，我曾两次走进克什克腾博物馆，从另一视角打开一扇了解、思考岩画艺术的窗口。时任旗博物馆馆长的刘志一，说起来我们还是多年老乡，同是林西县林西镇人，年幼时他随父母迁至克旗经棚，不惑之年后从教转行文物考古工作。1989年，旗文物馆更名博物馆时出任馆长。之前，我知道刘馆长对文物考古多有建树，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员，想不到他对古岩画也喜爱有加，造诣颇深。……百岔河记忆，岩画的秘境，古文化风貌，以及拍摄的美图、短视频等，在这里都能领略到。刘馆长说，远古文明，充满了悬念和玄机，古人把数千年前的天地景象和人间故事刻在岩石上，其中的奥秘让人着迷，让人心驰神往。数年间，他结合下乡实地踏寻走访，考察观感印证，对全旗古岩画进行收集、归整和梳理，写出了十余万字的《百岔河岩画调查报告》，对岩画的特征、分布、绘画手法、风格作了概述，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化史料。

现在的克什克腾古岩画，撩开了尘封千年的面纱，从沉寂的大山草野中走出来，融入到现代人的视野里，被世人瞩目。2013年5月，克什克腾岩画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已有的官方数据看，全旗古岩画分布点23个，90余组，400多个单体图像，形成了塞外北疆独具特质的克什克腾古岩画群。行文至此，豁然就明白了源远流长的克什克腾源于绚烂多姿的古文化的渲染，源于厚重的人文底蕴，无论时光怎样冲刷磨损，它的光彩都不会褪色。借由岩画，今天人类正构建起一个古今文化相互认知和对话的平台。

有人说，岩画是有形书；还有人说，岩画是无声诗。那么，克什克腾古岩画，就是这诗与书的魂魄。



# “焕新”与“换新”

焕，《说文新附》：“火光也。”引申指鲜明、光亮。《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朱熹注：“焕，光明之貌。”有成语“焕然一新”，“焕然”即光彩的样子，“焕然一新”指鲜亮夺目，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从使用的实例来看，“焕新”一词表达的正是“焕然一新”的意思。

再来说“换新”。“换新”与“焕新”读音相同，形式相近，但意义有别。“换新”从字面来看，即更换、交换为新的，常常出现在“以旧换新”中。“以旧换新”即将旧的物品换为新的物品。

在表示事物的更新时，两者的区别有二。其一，“焕新”表示更换，“换新”突出鲜亮。其二，“焕新”用于同一事物，如例(1)是对“三星堆”文物的修复，例(2)是对“上海影城”的改建升级。“换新”则是将旧物更换为新物，有新旧两个对象。